



# 青石白

何 弘 古明惠 主编  
孟宪明 著



泥泥狗儿童文学丛书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泥泥狗儿童文学丛书

# 青石白

孟宪明 著



海燕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石臼 / 孟宪明著. — 郑州：海燕出版社，  
2015.1  
(泥泥狗儿童文学丛书 / 何弘, 古明惠主编)  
ISBN 978-7-5350-5959-8

I. ①青… II. ①孟…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837 号

选题策划：张桂枝  
责任编辑：何凯宁  
美术编辑：彭宏宇  
责任印制：邢宏洲  
责任校对：李红彦  
责任发行：李红伟

出版发行：海燕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450008  
电话：0371-65734522

经 销：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1/16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 张：8.5  
字 数：170 千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前　　言

泥泥狗是中原传统的民间泥塑艺术，也是深受历代儿童喜爱的玩偶。它造型古朴灵异，色彩对比强烈，夸张变形，或威武，或灵秀，各具特色，有吉祥、祈福、崇尚生命的文化内涵，是图腾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延续和拓展，给人以永恒的生命印象。

取名“泥泥狗”，是因为这套儿童文学丛书内蕴丰厚、取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经由十二位作者亲手塑形、着色，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带着中原的印记、泥土的颜色、时代的气息、生命的温度，就像那些生机勃勃、神采飞扬的泥泥狗，等待着小读者的检阅，也期待得到孩子们的钟爱，成为带给他们启迪与欢乐的伙伴。

儿童诗集《在西瓜里跳舞》意象单纯新奇，风格简约质朴，纯净自然地展现出一个乡村孩子眼里曼妙的乡土世界。内容上，将雅致的情调与活泼的童趣相结合，如此和谐美妙；形式上，冯杰吟咏的诗配上冯杰晕染的画，实在是浑然天成。女诗人蓝蓝的诗集《诗人与小树》，语言清丽、意境恬静、形象优美、趣味横生。它让你感悟生命的美好，体会生活的乐趣，珍惜自然与童真，守护温暖与幸福。

王剑冰的儿童散文集《金色的麦秸垛》有纯熟的笔法和丰厚的容量，透着一种沉稳与大气。散文大家怀着走入处女地的欣欣然，描绘人生、追忆童年、聚焦社会、凝视自然，让小读者在被感染、被感动的同时，心智得以启迪，情感得以丰满。青年作家潘红亮真正的职业身份是一名火车司机，其职业生活中孤单的行程给予了他回望和反思的文学空间。“假若生活像一列火车，只能匍匐在现实的大地，那么心的渴望则如雁阵，永远向着自由、快乐、温暖的国度飞翔……”《一个人的火车》是用童年视角观察世界、寻觅诗意，是在面对现实的繁忙和劳累的同时，也能够仰望繁星、俯视花海，穿越春夏秋冬，驶向温暖的阳光地带。这是真正接地气的文学。

《一本神秘的厚书》将是孩子们不得不喜欢的一本童话，它再次展现了儿童文学名家肖定丽的特点和功力。机智的故事、轻松的文笔、娴熟的技巧、风趣的格调，为其人物系列又增添了活泼美好的新角色。韩宏蓓的童话《孩子 老鼠 稻草人》擅长在人物对话中推进情节，构思上巧妙化用了名著《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温馨的抒情、诗化的描绘、知识的穿插、意象的变换中，写出了稻草人的善良、小老鼠的可爱和少年成长的烦恼，意蕴隽永。

《神偷与神探》是一本童话体的侦探小说，围绕一枚古莲子的失踪而展开了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作者用悬疑、幻想、知识等要素编织出一件彩衣，细致、温和地包裹起曲折的故事，有较强的可读性。这是作者原草在写作上大胆尝试、不断突破、运用植物知识创收的可喜硕果。

华语世界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的中篇小说集《时间之神》，以其独有的构架方式和强大的叙事能力，彰显苍凉而雄健、冷峻而睿智、曲折而峭拔的文风；以腾跃时空、穿越古今、沉浸自然、翱翔宇宙的姿态，传达出作品的宏大气势、激昂态度、深刻哲思和饱满情感，迸发出了科幻小说吸引、震撼、征服的文学力量。

河南儿童文学的领军人物孟宪明是个故事篓子，丰富的人生经历、扎实的人文修养和民俗学家的知识背景，使他总能像魔术师那样不停地往外掏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形象来。儿童小说《青石臼》就是他变出来的又一个精彩故事。这部力作深刻地反映出城市化进程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给少年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有感伤，有期冀，更有温暖。

受儿童喜爱的校园小说有三本。《大块头的小心事》可以让读者津津有味地听着齐淼的讲述，随着齐淼的脚步，和他一起观察、一起体味儿童的内心世界。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王钢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关切与思考。小说在调侃中透出些优雅的气质，呈现出作者冷静从容的特点和刻画人物的功力。《表姐表弟三十六计》体现了周志勇的一贯风格，他善用冰糖葫芦式的叙事结构，用一条主线将一个个有趣的情节穿起来，欢快的节奏、机敏的文思、跳跃的语言，使他的故事世界充满活力，阅读的快乐感和趣味性十足。《可爱小朱的郁闷生活》通过令人深思的搞笑故事，展现了小学生成长的烦恼。作者刘辉生活在孩子群里，他熟悉孩子们的一笑一颦，分享孩子们的喜怒哀乐，是陪伴孩子们长大的大朋友。这样

的大朋友，孩子们喜欢，孩子们需要。

这套原创丛书由河南文学院与河南儿童文学学会通力合作打造，从策划到出版逾时三载，是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豫军”的首次集体亮相。作者中有的是卓有成就的优秀作家，有的是势头稳健的后起之秀，他们的作品屡获全国各类儿童文学大奖，入选多种儿童文学年选。尽管丛书中存在着诸多不足，但都是他们的倾力之作。而这套丛书所具有的浓郁诗意，似可标志着河南儿童文学追求的纯度，一如那既古朴又新奇、既简约又生动的泥泥狗……

编 者

## 1

风一天比一天刻薄了。小雪那天，一场小雪如约而至。开始时雪粒并不多，它们在地上拼命蹦跳，努力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节课后，啸叫的风来到，雪粒一下子胆壮起来，不但数量大增，而且硬硬的不肯妥协了。十二岁少年韩哮天拉紧羽绒服上的连衣帽，骑着自行车往家跑。雪粒在车把上爆炸，发出细密的金属的响声，而砸在帽子上的雪粒，制造的却是另一种音响，颇像轻洒着微雨的六月的荷塘，一片的沙沙声。别人或许并不这样感觉，但此时的韩哮天就是这种感觉。

韩老师问，世界上谁最勇敢。同学们唰地举起一片手臂。韩老师刚讲过《狼牙山五壮士》，一定是想让回答“八路军战士”。或许是看见韩哮天举得最晚吧，韩老师就点了他的名。韩哮天站起来，大声说：“风！”同学们哄地笑起来。这种不怀好意的笑韩哮天很清楚，他立即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可是，韩老师并没有让他难堪，韩老师皱着眉说，讲讲看！

韩哮天很为自己的回答得意：风不怕热不怕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哪儿都敢去……

说实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想起了风。真的是很突然，很意外，很有灵感！“风最勇敢！”韩哮天努力为风寻找着理由，不觉地就走错了回家的路。学校在东边，凤凰社区在西边，他却骑到了南去的路上。当他从泥泞的土路上回过神来，已经到了牛铺村的村头。

牛铺是韩哮天的老家。牛铺村有八街三十六胡同，韩家就住在韩家行(街)的第三条胡同里。韩家在这里住了多少辈，没有谁能说得清。新农村规划建起了凤凰社区，牛铺村八百六十七家三千二百八十六名村民集体搬迁。韩家乔迁后三天，韩哮天走错了四回。

十二岁的韩哮天身手灵活，不用下车，他只是扭动了三次腰，就把车子驶回了正路。当他骑到凤凰社区五十六号院外时，正听见奶奶大声地数落谁：

“年纪再大，也不能倚老卖老不是？你不吃不喝是想给谁看呢？你不好受，那谁会好受？凡事都得想开，又不是光咱一家，都搬了嘛！再说，这新家多好，街道宽，屋里亮，一样的有院子让你走动……”

“吵谁哩奶奶？”进了院子的韩哮天支住车子，四下里瞅了瞅。

“还能有谁，你的宝贝！”奶奶伸手一指。

韩哮天一下子看清了，无精打采的大黄正躺在屋里的沙发边。“大黄！”韩哮天跑上去。

大黄睁开一只眼，无神地看了看主人，又耸起鼻子细细地嗅他的手。

“狗娃啊，”奶奶跟过来，“这大黄恐怕要饿死！”狗娃是韩哮天的小名。韩哮天是在学校叫的，家里人都叫他狗娃或者娃子。

“为啥？”狗娃站起身。

“为啥，不吃食儿它能活吗？”

“不吃食儿？”狗娃又看一眼大黄，“它从啥时候开始不吃食儿的啊？”

奶奶反问了一句：“咱啥时候搬来的呀？”

“前天啊！”狗娃忽然醒悟，“你说从搬过来它就没吃过食儿？”

奶奶叹了一口气，说：“我原来想，以前喂它都是用的那个青石臼，在新家给它个盘儿它不适应。昨天早上，我给它换了个大蒜臼，别说吃，闻都不闻！”

“生病了吧？”狗娃蹲下来，摸了摸大黄的鼻子。他知道，狗生病的时候鼻子热。他一摸，发现大黄的鼻子流血了。

“不用摸，没病！”奶奶像个高明医生似的看着个耍赖的病人。

“它的鼻子流血了！”狗娃喊一声站起来，“是不是因为这它不吃啊奶奶？我去找医生给它看看！”

奶奶伸手拦住孙子：“鼻子流血是它碰的了！你想想，它又瞎又聋，又是新地方，不碰几鼻子血它能熟？”奶奶扯了孙子的手走进厨房：“你饿了吧，饭做好了。”

“既不是生病，也不是因为鼻子流血，那它为啥不吃食儿啊？奶奶，大黄为啥不吃？”

“唉！”奶奶摇摇头，“啥也不为，就因为咱搬了新家！”

“搬了新家？”狗娃皱起眉，像老师那样侧了脸看着奶奶，像是审视她是不是撒了谎，“搬了新家它就不吃食儿了？它不喜欢搬新家？”

奶奶点点头：“它老了，没材料了！就像奶奶，你爸你妈请我进城，请

了多少回，我为啥不愿意去啊？”狗娃的爸妈在城里打工，住了一间半房。狗娃去过。

“你不是说舍不得孙子，要给我做饭吗？”

奶奶笑了笑，忽然红了眼圈：“我哪也不去，我就在咱这儿，在咱牛铺。”奶奶说过，又像跟谁赌气似的加重语气说了句：“老也老在咱牛铺！”这儿把老人的死说成老。说谁谁老了，就是说谁谁死了。

“奶奶，咱现在不叫牛铺了，咱叫凤凰社区。昨天班里填表，老师统一要求的，都填凤凰社区。牛铺没了！”

奶奶忽然流了眼泪，她用手背抹一下，说：“快吃饭吧！”

狗娃不说话了。他坐在餐桌前，夹一块炒鸡蛋给奶奶，又夹一块放在手里，托到沙发前去喂狗。“大黄！”他用愉快的声调喊，“给！”

大黄睁开无神的双眼。

“炒鸡蛋。吃吧！”狗娃又喊。

大黄的头扭向另一边。

奶奶跟过来，禁不住又数落：

“你一个狗有啥好要求哩，喂你你就吃！你这是遇见好人家了，要是遇见个不行善的主儿，饿死你也不会管你！牛铺村八街三十六胡同都没有了，你还能再回到那个家吗？再熟、再想、再离不开，你也得离开，咱回不去了……”

“奶奶，你说要是再回咱那个老家，大黄它就不会饿死了？”狗娃站起来，看着奶奶。

奶奶没理孙子，她走回餐桌前，大声说：“狗娃，过来吃饭吧！老了

都这个样儿，拗！”

“奶奶，我要送大黄回家！”狗娃喊着，猛跑到院里推车子。

## 2

最后的东西搬上车，电动三轮开走了。一个孤老太太，真的是无啥可搬，但老人家太恋旧，连根火棍儿也不让丢下。

当戴眼镜的小陈儿搀着八十七岁的坷垃奶奶走出破旧瓦屋的时候，乔迁新居的鞭炮声正从一里外急雨般射过来。小陈儿停住脚，黄脸上漾起笑意，一圈儿一圈儿的近视眼镜侧映着身边寂静的村街。

坷垃奶奶听不见，她是个实疙瘩聋，每遇雷雨来袭，炫目的闪电之后，老人家总爱高声感叹：“光见打闪不见雷，今年的灾景不会小了！”有时候心情好，低下头还会再感叹一句：“老天爷也老了，挂到腰带上的响雷咋也能弄丢哩！”坷垃爷爷年轻时老在裤腰带上挂钥匙，坷垃奶奶就以为重要的东西都是挂在腰带上。

两人走出无门的小院。小陈儿俯下头，他想再讲讲社区敬老院的好处，忽然想起老人聋，自嘲地笑了笑。坷垃奶奶停下脚，扭脸看了看院子里床席大的那片儿蒜苗，高声嘱咐：“只管好好长，啊？老天爷会照顾你们的！雪是麦苗的被子，也是蒜苗的被子……”此时，雪已经不下了，老人家的话只能算是美好的愿望罢了。

“主任，陈主任！”飞驰而来的两轮电动车停在门外，留着小贝（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头的年轻人大声喊着。

“做好了？”小陈儿大声问。

“先做好了一块，你看要行，另外十九块我立马做。都在石器园呢，走吧！”

“等我派人把老人家接过去！”小陈儿说着，掏出电话：“孟桃儿，你快点儿过来接坷垃奶奶。对对，开三轮车。”

小贝头看一眼手机屏上的时间，小声嘟囔一句：“我那店里还有人催呢！”

黄色的铲车沿村街开来，晃晃的长脖子上顶一张阔大的嘴，龇在唇外的铁牙齿一闪一闪地放着寒光。它隆隆地响着，一副横行霸道、所向披靡的样子。

黄铲车在不远处停住，开车的王锨从驾驶室跳下来，歪叼着半支烟头，大声说：“小陈儿，铲车开过来了，啥时候开扒就听你的了！”

“明天一早就开始，回头我给你名单，按顺序来啊！”

“工钱能按时给吗？”王锨吐掉烟头，坏坏地笑着，歪头看着小陈儿。

“那要看干得好坏了！”

“哎哟，大学生当官就是厉害，如果不给钱，那只怪自己活做得不好了！”王锨说着，掏出烟来敬小陈儿。

小陈儿不吸烟。

王锨知道小陈儿不吸烟，更热火地让着：“吸呗，别嫌烟孬！”

凤凰社区东头的休闲广场，北边是一个桑梓园，栽种着牛铺既不成材也不忍舍弃的各色杂树，槐榆桐杨，桃李杏梨。各树上写有原主

的名字，明文宣示，谁家的以后还是谁家的。桑梓园里既无桑也无梓，小陈儿给大家解释，桑梓就是故乡的意思。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诗经》就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这是文化！既然是文化，那就桑梓园吧！再无人提意见。

石器园恰在休闲广场的南边。按五十米乘三十米的规划，占地一千五百平方米。石器园里有石磨四十六盘，石碾五个，碾盘四块（其中一块是烂后拼起来的），石磙六十一个，捞石二十一个，石础二十六个，石额四块，拴马桩七根，上马石十二块，大小石臼二百零五个……石器园分为四组建筑：石碾组，石磨组，石磙组，杂器组。牛铺村最古老的石器是一盘马牙色的石碾。粗大光滑的碾子一端镌刻着六个粗粝有力的大字：宣德戊申秋月。和它一起使用的直径二点六米的碾盘也是马牙色，一看就是一对。小陈儿查对过年代，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戊申是公元1428年。也就是说，这盘石碾产自明朝，至今已有五百八十五年的历史。小陈儿决定把这盘石碾当作石器园的主体建筑，他用无年代可考的九个石磙，三三一组，立地做基，把马牙色的石碾盘安放基上，再把这个硕大的宣德年间的石碾抬上碾盘。石器上安放石器，在园中只此一处。既突出了它的位置，也可以让有兴趣的人们上前推碾，认识和复习先人的劳作。

小陈儿虽是中文系毕业，但大学时旁听过历史系的课，对考古有着一知半解的热情。当了牛铺村半年的副主任，他发现了散落于村中各处的破石头。牛铺村变成了凤凰社区的一部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庄稼人将变成驾车上班的工薪族。“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

大胡子田教授的话点亮了小陈儿忙乱的大脑，于是他决定把这些石头搜集起来做一个石器园，让它们用无声的语言向后人讲述先人的故事，让这个消失了的牛铺永远生动地站在鲜活的凤凰社区的面前。“五千年农业文明永不凋零的绝唱！”小陈儿失眠了十五个夜晚，终于找到了这句令人满意的话。他在会上讲了好几次，收到的效果却不能令人满意，狗娃的奶奶就问过他五千年的“蕨菜”啥样，弄得他好久才迷过来是说“绝唱”。接着又是失眠。接着又是推敲。也就是在昨天夜里，伟大的灵感突然降临：“永不凋零的牛铺！永不凋零的绝唱！”他连忙爬起来，用铅笔记下这两句话，大概怕一松手它们会跑掉，他用笔点住纸按了好一会儿。现在，当他来到石器园，站在高大的马牙色的石碾盘旁边，他的想法再一次改变了。他决定把两句话并成一句，叫：牛铺，永不凋零的绝唱！

“米斯！”对着远处的高髻姑娘，小贝头大喊一声。

高髻姑娘扯嗓子高声应着，骑着电动三轮车驶过来。米黄色的羽绒服像一道亮丽的广告。

车到跟前，高髻姑娘喊一声“陈主任”，就把那块做好的样品递过来。

这是一块铜牌，二十公分长，十五公分宽。漆喷的红字和黄铜的金光直晃眼睛。小陈儿接过来，看一眼就恼了，问：“这是谁改的？”

小贝头伸过头来，睁大眼睛看黄牌：“文章圣手，超级秀才，谁敢改主任的文字啊！开玩笑吧主任，我可是胆儿小啊！”

陈主任瞪他一眼，说：“那你给我读读！”

“米斯，你给主任读。”

米斯白小贝头一眼，捧起铜牌，慢条斯理地读起来：

“石器小传。No.1……嗯？这 No，啥意思啊陈主任？”

小陈儿禁不住一笑，说：“这儿不念 No，念 Number。Number 1, Number 2，是英文排序的意思。”

“啊啊，‘我是 Number 1’，说的就是这个字啊！”米斯忽闪着一对大眼睛。

小陈儿点头：“可不就是。往下念吧！”

“石器小传。No.1，明代马牙色石碾一套。现存村中有据可考的最古老石器。宣统戊申秋月……”

小陈儿喊住：“什么呀这句？”

米斯停住：“宣统戊申秋月……”

“乱了辈了！不是宣统，是宣德。宣德是明朝，宣统是清朝，差了四百年知道吗？”

“啊啊！谁改的？”小贝头夸张地瞪起眼睛。

米斯掏出揉得皱巴巴的原文：“哎哟妈呀，你咋不早说！我前天刚看一篇介绍溥仪的文章，我还以为是写错了呢……”看着陈主任，米斯使劲忽闪着大眼睛。

“快改过来！你给我少放电行不行啊米小姐！”小贝头说过，又看一眼小陈儿：“接着念吧主任？有错了一块儿改，现在还来得及。”

“念吧！”小陈儿说。

米斯接着念：“宣德戊申秋月亦即 1428 年制造。原为富户李大头家产。据李大头子李有福介绍……嗯？他叫‘李大头子’啊还是叫‘李有福’

啊？”米斯抬头看着小陈儿。

小陈儿忍不住哈哈笑起来：“他叫李大头，他的儿子叫李有福。是‘李大头，子……’”

米斯也笑了：“我还以为‘李大头子’是外号，李有福是正名呢！”笑过了接着再念：“据李大头子李有福介绍，他爷爷小时候此碾已在他家门口。有福年七十八岁，爷大他又七十八岁，人证达一百五十六年之久。前之故事暂无所考。陈明卿撰。”

米斯念完了，捂住嘴还笑。

小陈儿和小贝头都被她传染，也跟着笑起来。

米斯笑完了，大胆地看着小陈儿，说：“陈明卿是你啊主任？这名字多有学问！”她晃了晃手里的稿子，“都是你写的？”

“你再念两篇。”小陈儿说。

“考试我呢！”米斯伸一下舌头。

“念吧念吧，让我少赔俩钱行不？”小贝头催她。

“石器小传。No.2，明代富贵红石磙。县志载，嘉靖年间，本县一红姓石匠，有子暴亡，甚悲摧。子名富贵，匠不能忘，每洗（制）一器必镂以富贵不断头彩纹。时人名之富贵红。考嘉靖 1522—1567 凡四十五年，此器距今已四百五十年有奇。石磙原为李大头家所有，据杨有礼说本是他家之物，1942 年大灾荒，以一拔草篮子霉红薯叶卖与李家。此磙脐处多次修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在使用。陈明卿撰。”米斯念完了，禁不住谈体会：

“我还以为是杨有礼卖给李大头家一拔草篮子霉红薯叶，今天这一